

长篇小说

人面菩萨

陈澄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善萨蛮

唐浩明题

陈澄一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菩萨蛮 / 陈澄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04-3840-1

I. 菩...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7823号

菩 萨 蛮

作 者: 陈 澄

封面题签: 唐浩明

责任编辑: 陈新文

封面设计: 进 子 吴学军 蒋武智 小 春

版式设计: 非·视觉印象平面设计工作室

www.free-vision.net

无限坊设计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Http://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裕锦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75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7-5404-3840-1/I·2337

定价: 22.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电话/(0731) 5983029

「序」

谭谈

这是一部以蛇为题材的小说,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描写蛇场生活的奇书呢?

阅读此书,不仅给人以闻所未闻的收获,而且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启迪,这些不只是源于作者的清新流畅的语言,更得之于作者对时代、对土地、对蛇场、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的洞察与理解。

中国自古就不乏对蛇的传说,既有《白蛇传》那样优美动听的爱情传说,而更多的则是着眼于“恐惧”与“毒”等等字眼。然而,本书的作者却于蛇毒之中发掘出比蛇毒更毒的是人性中的贪婪,是对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

作者厚积薄发,此为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其自身大学毕业后独特的经商打工生活经历为基础,以其熟悉的故乡人物为原型,作品有着灿烂如夏花的美丽爱情故事与凶残如猛蛇的蛇场金钱争夺。整个故事可读性极强,富于时代特征,回肠荡气而又催人深思。

这是一部新时期优秀的《捕蛇者说》。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

《圣经》说：

是蛇引诱了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上帝罚蛇永远爬在地上行走。

杨柳井，河水五颜六色，青石拱桥如诗如画，这里自古偏僻，贫瘠落后。以前有一首山歌这样唱道：“养女莫嫁杨柳井，十有九个饿肚肠；有崽莫变杨柳井，十有九个冇婆娘。”高高的金子峰高入云霄路难通，是南岳衡山的七十二高峰之一，传说，山上能够捡到真的金子。

20 世纪 90 年代的某个早晨，杨柳井一觉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一夜暴富了。你看到处如雨后春笋般长起了一座座红砖白瓷小楼房，它们明眸皓齿，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如十八的姑娘只一眨眼就出落得楚楚动人了。

原来金子峰上真的发现了“金子”。

古老的传说说：金子峰盛产“金子”，遍地都是，怎么捡也捡不完。据说在老一辈，有人在金子峰上月下荷锄夜归，遇到了一群野鸡，这群野鸡奇怪得很，有上百只。此人一锄下去，打得一只小鸡，领头母鸡一见，回来就是一啄，但觉奇痛无比，农人只有住手，低头一看，群鸡早跑得不见了，打着的小野鸡也不见了，地上却躺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金子。农人拾起，欣喜若狂。顿悟，原来山上的金子全化作野鸡，在满山乱跑啊，难怪千百年来谁也找不到一块。于是不声不响天天上山寻觅，可再也不见那群野鸡。伤口却越烂越厉害，最后，终于动弹不得。一直到那块金子作药费全花完了，伤口才好。你说奇怪不奇怪？传说终归传说，可杨柳井人一代代辛辛苦苦在山上不停寻觅，却再没有哪个捡到一砣真正的金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寻找金子的愿望。

梦想终于成真了,金子峰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子”峰。一觉醒来,山上到处都是金子了!杨柳井人个个奔走相告。

当然这“金子”同实质上的金子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实质意义上的金子是硬的,可它是软的;实质意义上的金子是死的可是它是活的。但相同的是,金子有毒,它也有毒!金子贵,它也贵。它还有超过金子的地方,金子捡了再也没有,而这“金子”捡了还可再生,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哪。是上天赐与杨柳井人的真正宝库哪!它就是——蛇。

金子峰漫山遍野都是蛇。益阳美女常德汉,相思桥产煤炭、杨柳井产蛇,这是俗语。你在山上走路,蛇会把石头翻开;你在田头割草,蛇会和草一起舞蹈;清风明月的夜晚,你地上歇凉,如水泻地,是蛇过身,你家里睡觉,蛇在床头欢跑。

杨柳井产蛇自古皆然,非一朝一夕之事了,为何到今天一觉醒来才发觉它是金子?乃时势造英雄也。改革开放,广东先富。先富起来的广东人生活要求高了。首先质变的就是餐桌。“老三篇”已成昨日黄花,求新求变求异成新潮流。各大酒楼相继掀起野味狂潮。广东地处热带,气候炎热,蛇性凉,血解毒,又是山珍,肉美味鲜,于是蛇成了广东的野味至爱。(不久后广东又兴起了一股吃海鲜之风,一个山珍,一个海味,交相辉映。)富裕是一种成功,但有时也是一种灾难。蛇,就这样成了牺牲品。再说,蛇有剧毒,捕捉不易,又受国家保护,本身生长周期又缓慢,于是一蛇难求,身价暴涨,随手捉一条就要上几十几百元的价。这不是黄金是什么?

于是蛇开始改变杨柳井的命运。

现在流行一个这样的说法:“现在的农村,一眼看过去,哪家有一座好楼房,哪家就有一个好姑娘(漂亮女孩子在外打工)。”而杨柳井,一眼看去,哪家有一座好楼房,哪家就有一副好拐杖(捉蛇受伤)。

惊蛰过后，清明。一大清早，太阳从悠远的淡蓝的金子峰顶露出了苹果脸，静静的山谷间，河柳上，袅袅飘着一丝一丝洁白又悠长的丝带。昨夜下过一场透雨，黎明时分才停。那些洁白的云丝一缕缕，像有人用手扯着似的，慢慢地慢慢地绕过柔和的遥远的山脊一直上上上到瓦蓝而辽阔深邃的天空深处去了。

才8点多钟，杨柳井镇中，渭水桥上就已是人满为患了。

杨柳井逢二、五、八赶场已有数百年历史。每逢二、五、八，金子峰方圆上百里的山民就从各道山谷涓涓而出，渭水桥桥西是猪场，桥东是牛场，桥下是鱼场，沿山是楠竹木材市场，桥正中是蛇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小贩子“五矮子”嘀咕道：“怎么这‘禹麻子’的门还不开？”

桥东一井，井旁一棵高高的垂柳，柳旁一栋崭新的高大白瓷板洋楼，气势非凡，它就是杨柳井的“蛇王”禹长生家。大家背地里叫禹长生“禹麻子”。他身材瘦长，脸色黧黑，面上却并没有麻子。原来这“麻子”二字在杨柳井的方言里是“厉害”的意思。比如杨柳井人说：“天上的鹞子，地上的麻子。”就是说天上最厉害的要数鹞子，地上最厉害的要数“麻子”。要是别人叫他“麻子”，他脸上有麻子还想得通，要是脸上并没有麻子，而叫他“麻子”，就是说这种人是心里有“麻子”，也就是说是有心眼，心思狠。这禹长生就是心里有“麻子”的人。

别人做生意的都起五更早贪三更黑，还做不到生意，而禹长生每天却要睡到日高丈五才起床。别人送蛇来，他动作慢腾腾，爱理不理，爱笑不笑，要要

不要，可偏偏他生意兴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桂疤子”也腰痛了，直起来，笑道：“你是想看玫瑰了吧。”他的话阴不阴，阳不阳，杨柳井管这种话叫“四六”话。

不等“五矮子”回话，“旺麻拐”插过来，大声喊：“有些什么蛇？”

（麻拐是土语，青蛙的意思。叫某人绰号麻拐是指其手大脚大脖子大声音大。）

他是蛇场一霸，父亲是村长。他头发永远油光发亮，虱子走到上面都会摔跤，皮鞋永远锃亮锃亮的，人在上面可以照镜，过几秒钟就玩世不恭地甩头发。

“老旺才想看玫瑰。”“五矮子”讨好“旺麻拐”，同时打开了自己的蛇袋子。

“你就不想看玫瑰？”“桂疤子”又道。

“想看也没用，他的东西短。”“河四猛子”大笑道。

蛇场上的蛇贩子也全大笑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有人道，“快看快看。”

玫瑰穿一件红格子上衣，下摆随便扎在牛仔裤里，越发显得身材修长丰满，胳膊雪白如玉。她用梳子卡住长发，把皮箍捋到丰满的手腕上套住，低了头，从碧绿的井里提起清银碎玉往家里走去。她知道那些桥上的贩子全都在看她，并开她的玩笑，这是常事，有什么办法呢？看就看呗。

“禹老板。”

禹长生走出来，拖着鞋，都是吃这口饭，老熟人了，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大家习惯了，都站到地坪里，伸长蛇颈问：“禹老板，广州今天的蛇价怎样？‘老鼠鞭’（一种专吃老鼠的蛇）多少钱一斤？”有人则关心“四十八节”（一种有圈圈花纹的蛇，书名叫金环蛇和银环蛇）多少钱一斤？这正是他们手里的货。

清明，大出蛇的季节到了。蛇价一天三变，早上一个价，中午一个价，晚上则又是一个价。一不小心就会被杀黑，亏血本。商场如战场，蛇场更如战场啊。这杨柳井，只有一个人能手眼通天，就是“蛇王”禹长生。他能探到千里之外的广州青平市场当天的蛇价。其他人也想，可是搭不着边。这千里之外的广州青平市场的大老板有谁能搭上边呢？大家都是世代代住在这“井”里，吃在这“井”里，井里麻拐井里跳，五百年前都搭不上边。但禹长生能。高峰

时,他每天能发一车蛇前往广州。为什么?因为玫瑰。女儿玫瑰长得好,是真好,人人夸是湄水河两岸上百里第一朵鲜花。你看她的皮肤,除非是这样的山水才养得出这样白里透红的粉嫩来;你看她的身材,除非是这样杨柳之地才长得这样的婀娜高挑来;你看她的眼睛,除非有这样青山的地方才长得这样的乌黑来。当初村上贺老师按禹长生的意思取一种鲜花作名字,贺老师就说金子峰什么鲜花都有,只有玫瑰没有,就叫玫瑰吧。哪知长大了,真的美得罕见。真是山水精灵。广州青平蛇市有一个大老板黄老板闻听杨柳井“产蛇”,前年不远千里来到杨柳井收蛇,一见相思,再见想死,被玫瑰吸引得一塌糊涂了。他“一只手”一挥,只收禹长生一个人的蛇!禹长生收多少,他就要多少,禹长生说多少钱一斤,他就是多少钱一斤。还专门在禹长生家对面隔河的一栋楼上长年租了一间房子,名为收蛇,实则看玫瑰。广州的生意就全交给手下的经理们去打理了。靠着这黄老板,禹长生这几年可真是发了,大发特发了。他是杨柳井第一个砌起白瓷小洋楼房的。房子的周围种满了一大坪一大坪的美人蕉,鲜红之极。

禹长生把大家的蛇慢慢提起来看,玫瑰也帮着看,禹奶奶泡出新茶。茶是金子峰顶上的云雾茶,再加上山上下来的好水,沾齿即香,真是喝上一口令人陶醉,一个早晨的疲劳顿消了。玫瑰妹妹莲花、弟弟玉龙则扒了饭飞一般赶去上学,玫瑰在后面喊:“要小心呀。”她一边说话,一边手里掏着一条沾满露水的茶碗大眼镜蛇,莲花与玉龙回头朝姐姐做个鬼脸早走了。

“玫瑰,你要小心啊。”有人看玫瑰心不在焉的样子赶紧提醒道。

“旺麻拐”连忙上前伸出粗手,道:“我帮你捉。”

玫瑰不理他,回过神来,一翻手就把这巨物翻上了雪臂。

这“眼镜王”长好几米,皮笋大毒口,锋牙利齿。

禹长生瞥了一眼:“玫瑰,小心!开春的蛇,毒大。”

“旺麻拐”赶紧道:“对、对,禹老板说得对,玫瑰,我来帮你捉住。”

玫瑰不理他,只反手一掬,一抖,长蛇一瞬间如鞭甩出,一瞬间又如水收回,只一瞬间这蛇就像是抽了筋,扒了皮似的,软软地挂在了玫瑰雪白的臂膀上,一动也不能动了,只有仰头喘息的份。

大家叹为观止。不亏是蛇王的女儿。

清晨的阳光从金子峰顶照下来照在她雪白的肌肤上,映着翠绿的柳叶,闪着金子一般的光芒。她鼻尖浸出的几颗细汗,像珍珠一样闪亮。

到日上三竿时，雾全散了，整个杨柳井已成了人的海洋，声的世界，光的沸坛。这杨柳井是三县交界之地。

大家议论：“今天这个场，怎么人特别多啊。”“好天气。”有人道。“是大出蛇的季节到了，你看桥上的人多得——”有人道。“赶快捉啊，赶快发财啊，捉迟了被别人捉去了可划不来啊。”大家听着有人这样喊全笑起来了，有一朵洁白的云，闪着光在头顶。

禹长生望了望湛蓝的天顶，却嘟囔道：“这个时候的蛇可最毒了。”

一语醒人，不亏是“蛇王”。

“对，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对河的春和砌匠被咬死了。”大家记起来了。春和砌匠刚刚 28 岁，身强力壮，蛇一咬，丢下老婆孩子直挺挺就走了，埋在对面金子峰山上，现在草还没长齐。

“五矮子”道：“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人被咬，不知今年是轮到谁——”

大家正要呸他。

“五矮子”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忽然，一声凄惨而又苍老的长号，“救命啊——”从对河传了过来，大家都不由自主颤栗了一下，全恐惧地站了起来，抬头四望，眼尖的“桂疤子”第一个认出声音来，“是贺幸福！”

“随扯！”“河四猛子”断然否驳。杨柳井人人皆知，全杨柳井只有一个人不捉蛇，他就是贺幸福。

阳光有点晃眼，看不太清，但玫瑰的心却随着“贺幸福”三字，已不由自主颤栗起来了，捉蛇的手停在了半空中。一路人影飞奔到来，“禹老板！救命啊——”贺幸福扑通跪过来，在青石板上咚咚磕几下头，登时皮开肉绽。不是贺幸福是谁？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大儿子贺铁汉，贺铁汉肩上哗地卸下一个人来，像卸下一堆面灰。大家围上去，噢，贺铁石，他的小儿子！玫瑰的手不由自主颤了两下，手中的蛇差点逃了。大家问：“怎么啦？怎么啦？”“被什么蛇咬了？”“有好久了？”“怎么这个样子啊？”挤作一堆。“河四猛子”伸手就要去扳眼皮，“五矮子”挡住：“莫乱动。等禹老板来。”后面又飞也似的赶来一路人，贺铁汉的老婆，及一双小宝贝，挤进来也守住大哭。

禹长生心里道：“好呀！咬对人了！抢我‘禹麻子’的饭碗！蛇是随便捉得的吗？捉不得！”禹长生只看一眼就道，“送医院去。”

原来，贺铁石是个国家干部，考学校出去的，去年却下岗回了老家，无事可做，也开始捉蛇，禹长生早就忍不住了，要赶他出蛇场，一直没有办到。这

不好全了？

贺幸福一家一听禹长生不愿意救人，全绝望地放声大哭起来。禹奶奶一闻哭声，眼泪早就出来了，她劝道：“唉，邻里邻舍的，做点好事积点德，人不晓得天晓得啊。”大家一听，也跟着道：“对对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做得人情千年在，做得好事万年长。”贺铁汉全家哀哭不止。

禹奶奶点了三炷香。要禹长生喷“蛇水”。

禹长生的“蛇水”闻名遐迩，神乎其神！他之所以被称为“蛇王”，不只是指他捉蛇的技术出神入化，更在于他的治伤技术神乎其神。他治蛇伤只要一碗素水，三炷清香，口中念念有词，念念有词，用他那蛇头一样张开的扁嘴低头一吸再仰头一扁，喷出一道水线来，扑的一声喷得水花四溅，又扁又长的手指立刻在伤口处飞快乱捋，忽然大喊一声：“起来！”神了！一声呻吟，伤者醒了过来，有的也确实当场就能走回家。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更神奇的还是他的三颗“断蛇丹”，传说是无毒不治。可惜一般人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也不承认有。这丹是怎么到他手上的？谁也不知，各种传说版本都有，但总共就只有三粒。这丹他当然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关键时刻还要救自己的命哪。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常年捉蛇，难免有一天不碰上雷火烧的，听说他已用去一颗。

“什么时候发现的？”禹长生道。他没有接水，玫瑰只好接在手里。他碍着众人的面子，还是决定做做样子。

贺幸福紧张道：“是是什么时候？我我也搞不大清楚。”

“你只要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被咬的？”禹长生说。

“他下岗在家，我一直不许他去捉蛇，可是他硬不听，真是‘太公’。昨天半夜才回来。只听到楼上一响，好像是他把蛇袋子往床档头一丢，就听到灯熄了。可今天早上我要上山去挖土，喊他去，他不应该，我在楼下发脾气，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我本想上去骂他，但一想他肯定是在夜里捉蛇辛苦了，算了，反正不成器。哪知等我挖了土回来，他还是没有起床，太阳都老高了，我火了，爬上楼去，这‘太公’，倒在床上，动都动不得了。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扎了口子放了血，痛得昏死在床上，蛇呢，全跑光了，哪晓得是条什么蛇，哪晓得是什么时候咬的啊？”

“这贺铁石自己也太不小心了。”有人叹息。

“是哩，所以我说是我的‘太公’。”贺幸福拍着手掌眼泪未干。

玫瑰问：“是‘四十八节’？”

“要是‘四十八节’还算好。我担心的是——”禹长生打住了话头。

“难道是‘三步倒’？”玫瑰手里的杯子发出了一声响，掉到了地上，水全洒光了，在静静的地坪里，这响声显得如此清脆。

“‘三步倒’？”“五矮子”接声道。大家互相看看。禹长生不做声。大家抬头，贺幸福的脸全白了。

禹长生想了想，道：“让我闻一闻再说。”

他低头，扳开伤口，伤口已溃，鼻子一耸，气味！一股瘴气直冲而上！差点让他晕倒，呕吐。他又仔细闻了几遍。捂住了嘴。又睁开眼睛，又用他那蛇头一样闪动的手指在乌肿如桶的伤腿肚子上来回按动。贺铁石已痛昏过去，并无多少知觉。扳开嘴，里面已有白沫。禹长生站了起来，松了口气：“‘三步倒’。”

“我的太公。”贺幸福跌倒下去。

“赶紧送县里！”禹长生道。

杨柳井最有名气的蛇就是“三步倒”，也有叫它“一步倒”的。反正就是倒，而且倒得快。杨柳井人捉蛇，什么蛇都敢乱捉，大家就是不敢碰“三步倒”。杨柳井人让蛇咬，如同蜂蜇，见惯不怕，就怕“三步倒”。

按现代医学蛇毒大体上分为三种。一种为血液毒，像“竹叶青”，影响血液及循环系统；一种为神经毒，像“四十八节”（银环蛇金环蛇），引起肌肉麻痹、呼吸麻痹；一种为混合毒，像“三步倒”、“眼镜蛇”之类。血液毒厉害，主要靠破坏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但只要抢救稍微及时，有药可解。神经毒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打一针血清，也可活下来。这混合毒它既损害人的血液系统又损害人的神经系统而且发作奇快，迄今为止，这世界上解药不多。这“三步倒”又是混合毒中之最，无药可解，咬后走不过几步就七窍流血倒地而死。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大文学家柳宗元，流放湖南，在其有名的《捕蛇者说》一文中这样写道：“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就是说：永州的野外出产一种奇毒无比的蛇，它有着黑色的身子，长着白色的花纹。触草木，草木死，咬人，人死，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救治。

杨柳井即属古“永州之野”辖，今也有学者论证，所谓古之“异蛇”，就是今之“三步倒”。

“天——啊！”

贺幸福苍老哀伤的哭泣开始盘旋。阳光有点晃眼，鸟儿在碧绿的柳叶上跳荡。熙熙攘攘五颜六色赶场的人群不知疲倦地在讨价还价嚷个不停。有人听到这遥远的凄凉的哭泣声，升起头来问，“又出了什么事？”有人看了一下方向，听了听，估计，“准是又有人被蛇咬死了。”

大家一个劲帮着哀求，禹长生看看过不了关就说：“硬要我整（治）也要得，不过，我就羞话讲到前面，我不管死活。蛇水还是给你端，耽搁了性命自己负责。”

“河四猛子”：“你有‘断蛇丹’啊。”他说话历来直快。

大家齐说：“对对对。”

“我有什么‘断蛇丹’？”禹长生急了，“天地良心！”禹长生生气了，“赶快送县里。”贺幸福看这架式，是没有希望了，只好准备往县里送。但“桂疤子”悄悄拉住了他们，道：“送到县里就有希望？你们不想一想，送到县里去，五六十里路，这个样子人还没到早就咽气了。”贺幸福与贺铁汉也才猛然醒悟过来，“那怎么办呀？”

“问他要‘断蛇丹’！”他们撺掇道。

“可他没有啊！”铁汉张开嘴道。

“你出钱呀。”“桂疤子”道。

贺铁汉就喊过了贺幸福一阵接头接耳，贺幸福止住了哭泣上前哀求道：“禹老板，这蛇碰真了，只怪菩萨点了真香，没有办法了，今天硬要求你卖一粒‘断蛇丹’给铁伢子救一命。禹老板，我在杨柳井，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就求你这一次。要多少钱一粒，我卖猪卖牛卖屋也买。”他边说边跪了下去，地上只剩下一头白发。

玫瑰看不过去，说：“爸爸，你就给他一粒吧。”

禹长生这一气啊，他那乌黑的嘴立马扯成一条直线，噼噼啪啪大骂起来：“啊！玫瑰妹子！死妹子！蠢妹子！别人说我有，不拿出来我还能理解，你是我的女儿，你还不清楚？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给我说清楚，我到底有没有？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今天就没有你这个女儿了。我有我还不拿出来？不说你贺幸福出钱，就是你不出钱，这个时候要救人，我也会毫不犹豫拿出来的，是人命重要，还是药重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哪里有，玫瑰妹子，你说。”“禹麻子”气得边说边要打玫瑰。众人连忙扯住。玫瑰哭了起来。

禹长生看大家不信的样子，只有对天赌咒：“要是我禹长生有什么‘断蛇

丹’，不拿出来，我禹长生今天就给‘三步倒’咬死！”

“快别这么赌咒，禹老板，有，你还不拿出来吗？一定会拿出来，而且钱都不要。”“桂疤子”连忙劝道。

有人听出了“桂疤子”的话里话，全在后面偷偷窃笑起来了。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贺铁石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咬紧了嘴，脸色铁青，跌跌撞撞，样子难看。大家都睁大了眼，“你要干什么去？”玫瑰失声地喊：“铁石哥！”贺幸福连喊了三声“贺铁石！”贺铁石也没应声。没走几步贺铁石就砰然倒地。他抽挛着爬起来又跌跌撞撞坚持着要回走。“真是犟种！‘太公’！”贺幸福拍着膝头大哭起来。

让“三步倒”咬了，还爬起来能走回去。杨柳井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蛇场上的人都摇头，“这下死是死定了。”有人说：“哪里有这样犟的人，命都不要。不管有没有‘断蛇丹’，也要喷一碗蛇水再走，不迟啊。”有人说：“‘禹麻子’太猾，没人性。”有人说：“他可能是确实没有‘断蛇丹’，大家冤枉了他。贺幸福这么跪着求他，人心也是肉长的啊。”“桂疤子”说得精辟：“人家有，也是要留给自己的，以防万一。你们以为贺铁石蠢？其实只有贺铁石聪明。人家大学生啊！你出天价，‘禹麻子’也不会卖给他的，他靠的就是这个宝啊。相反捱到那里才是真的等死。”大家一想也有道理。

贺铁汉租了“肥狗屎”的三轮车连忙送到县里，县人民医院与防疫站一看也没有办法。到天黑的时候，“肥狗屎”的三轮车又啪啪啪拖了回来。这时候贺铁石只有进的气，再也没有出的气了。他丢在屋场坪里，就等最后一口气落下去。月亮从黑黢黢的高高的金子峰上爬上来，静静地照着坪里，门扇上的贺铁石高大、静默、木然，如一棵伐倒的枯柳，再看那月亮今夜是出奇的大出奇的大，而且清洁，月亮钉在两峰之间，慢慢地长到箩筛大铜锣大，照得整个湄水河谷金黄金黄一片，一株株柳树像点着了的火把在夜色中熊熊燃烧，无声无息。

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早，雨过天晴，在杨柳井的青石板路上传来拐杖一跳一跳的声响，大家回头一看是贺铁石拄着一副黑拐杖走了出来。杨柳井的男女老少如同白天遇见了鬼。

杨柳井人连说，“怪事！”“怪事来了！”

“桂疤子”阴阳怪调无奈地说：“‘三步倒’都有假了，你看什么年代！”

大家围在街角求喜的小商店里也愤愤不平，怎么“三步倒”咬人不死？求

喜也说：“现在什么都有假！农药闹不死人，‘三步倒’也咬不死人了，现在这个世道！”“看来‘三步倒’也可咬一咬了，不要怕。”“河四猛子”也愤愤然道。只有“五矮子”说了句本份话：“贺铁石是砣铁，命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莫踩得人家叽叽叫，他将来出息大哩。”

“有出息就不会从乡政府下岗！”“旺麻拐”叫道。

“五矮子”争执道：“现在不是没本事就下岗，而是有本事就下岗。”有本事，别人就容不得你呀，像这蛇场一样。

并不是“三步倒”有假，“三步倒”是货真价实的“三步倒”，救他命的还是“断蛇丹”。

当夜，玫瑰来到贺幸福家时，贺幸福一家全吓了一跳。她从怀里，急急掏出一包东西来，一层、一层打开，七层后，一股奇异的幽香一下子弥漫了整个院子。大家顿觉精神一振。贺铁石已到了弥留阶段，尽管他不服，但有何用？唉，命运不公到了何种地步，在“临死”上也要捉弄他一番，当他真想死的时候，偏偏让他死不了，当他真想活的时候，却又活不成，这时他多么渴望着能活下来，他不服，至死也不服。他要抗争，他用力蹬动、蹬动，可是一点声响都没有……他恨父亲贺幸福，还幸福，幸福个卵！是49年生的，叫幸福的杨柳井有一大摞。其中有个禹幸福就在省里当了大官，他这贺幸福却作了一辈子的田土。他不怪其他任何人，他就怪贺幸福，当禹幸福的儿子，那就真的幸福一辈子了。

玫瑰吩咐他们赶紧去打水来。贺铁汉敏感地感觉到玫瑰拿来的这东西不寻常，但他说不出到底不平常在哪里，只是大叫一声：“我去！”贺铁汉擦了眼提起一个大水桶，只几秒钟，就一手提来了一大桶冰凉的井水来。“还拿一把剪刀来。”玫瑰道。一秒钟，一双大手又急急忙忙伸了过来。玫瑰把绳子急急剪开，把药丸丢进嘴里含着。低下头，闭紧眼，皱着眉，咀嚼。同时用剪刀把溃烂的伤口上一下，下一下，十字划开。贺铁石的腿已乌肿得吓人，如同吹足了气一般。他全身麻痹，没有知觉，呼吸微弱。乌黑的死血从伤口溃败处立刻浸了出来，难闻的腥气直冲而上，玫瑰差点当场晕了过去。她用力抵住嘴才抑制住呕吐。她挽了一下头发重又低下头去，用力快速挤起来。贺铁石腿死沉沉，又长又大，她抵不住，只两圈下来，她就大汗淋漓了。贺铁汉说：“玫瑰，我来挤吧。”“不要。你不会挤。”挤了一阵，玫瑰还是不行了，“你们冲。我挤。”一会儿就冲了一地水，直到冲得露出了里面惨白的筒子骨头来了，也没有血

丝。玫瑰想呕,极力忍住了。玫瑰还觉得不放心。犹豫了一会,说:“拿瓶酒来。”贺幸福:“只有老黄酒。”玫瑰闭着眼点了点头,把药丸吐出来,捂着鼻抿了一口,一阵昏眩。真浊!真冲!她闭了眼咬了咬牙,又抿了几口,一口喷在伤口处。又一低头,在伤口处闭了眼,吸了起来,吸一口,哇!吐掉。吸一口,哇!吐掉。

贺幸福与贺铁汉赶紧说,“玫瑰等我来吧。”

“你们不行。”

确实,他们不是里手。只好看着玫瑰一口一口吸,吸到最后,直到再也吸不出一丝血丝来,贺铁石才呀的一声回过阳来了。玫瑰咧开嘴笑了,竟有泪挂在眼角。后来,一个多星期她的嘴唇还肿胀、麻木,她是“中了毒”,“三步倒”不是随便可以吸毒的,但她为了救回贺铁石的生命没有一丝犹豫不决。

她把“丹”做成了一团黑粑粑,然后把它和同自己的口水捏成一张薄饼轻轻封到伤口上,又解下了自己头上的一条浅绿碎花手绢,(她看了一眼,有点舍不得,还是用上了)终于绕腿包好扎紧。

做完这一切,又看到贺铁石已回转阳来,她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这时,贺铁汉低声地问:“玫瑰,这就是‘断蛇丹’吧?”

玫瑰点点头,嫣然一笑。

“怎么?你父亲不是——?”

“我偷的。”玫瑰咯咯大笑道。

贺幸福一家人全睁大了眼。

“你爸爸发现了可怎么办?”贺幸福有点着急了。

“杀了我呗。咯咯咯。”

玫瑰临走时还是叮嘱道,“不过,你们千万不要把它告诉我爸爸。”

“那当然。那当然。”他们一叠声地答应着,“你放心,你放心。”

“那我走了。叫铁石哥放心养伤,很快好起来的。”

“玫瑰,叫我们怎么感谢你!这叫铁伢子怎么感激你呢?他要是活过来了,一是叫他吸取教训从今往后再也不要再捉蛇了,二是叫他这一辈子,变牛变马来回报你。”贺幸福头发像雪花乱舞。

玫瑰走了,一家人还犹如在梦中。

贺铁石其实早已痛醒,躺在床上泪流满面,可是毒素未尽,他还是动弹